

窗台上的小雏鸽

□浙江宁波 张瑜

我的书房外面有一个空调外挂机。每年都会有几只鸽子在里面安家、筑巢。因为这个地方,雨淋不到,风吹不到,非常安全。所以,鸽子就乐此不疲在这里生育后代。

它们到底是哪儿来的呢?我家安在动物园旁边,这个动物园里面,有很多鸽子,那些热爱自由的鸽子们冲出了动物园,来到我们这个小区。以前,带着孩子去散步,经常会碰到一两只鸽子,在小区的树丛里来回踱步,有时候人靠近了,它们也不闪躲,直等到孩子蹦蹦跳跳去,它们才悻悻地飞走。

我家搬到顶楼以后,时常看到这些家伙。有的从我窗台前面横掠而过,有些则在对面的屋顶上闲庭信步。最有意思的,当然是我窗台上的那些鸽子。这一段时间,我连续记录了小白鸽的生长过程。以前,我当然也看过小雏鸽出生的样子,但这样完整地记录还是第一次。

那天,我无意间打开窗户,看到一只雪白的鸽子站在巢里面,一脸慌张的样子,随意咕咕地逗弄它两眼,它就站在一边。这时候,我看到了两个椭圆形的蛋。小小的蛋,在温暖的巢穴里安安静静地躺着,它们对外面的一切似乎一无所

知。这就好像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整天睡了吃,吃了睡,不高兴了踹两脚,高兴了在羊水里颠来颠去。

有了这个发现,我每天都会起床后,溜到书房,看看巢里面的动静。但连续几天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不过,也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。在孵蛋的过程中,我看到了两种鸽子在轮流照看蛋宝宝。那只通身雪白的鸽子应该是母鸽,而有花色羽毛的则是公鸽。

大概过了半个多月,鸽子终于出生了,先是钻出一个小小的脑袋,而后整个小身子就裸露出来了。刚出生的小鸽子,奇丑无比,就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,皮肤皱巴巴,看起来像小老头。小雏鸽也不例外,羽毛稀稀拉拉的,还没有完全遮盖住身体。那些嫩肉露在外面,看起来有点恐怖。

刚开始鸽子的羽毛全都是黄黄的,整天看起来黏糊糊的,粘在身上,没有一点飘逸的感觉。过了几天,它们的羽毛渐渐多了起来,但仍然稀稀落落,乱糟糟地粘在一起,不那么好看。小腿几乎站不直,整天病恹恹地躺在巢穴里。大部分时候,已经见不到它们的爸爸、妈妈了。两个小家伙,孤零零

地躺在自己的巢穴里,打发寂寞的时光。

慢慢地,它们的羽毛越来越多,毛色从嫩黄变成了雪白,脚也更加有力了,能够站在巢里,慢慢走上两步。巢穴里又重新热闹起来,它们会发出咕咕的声音,在雨后的午后,在日落的黄昏,在每一个我默默打字的清晨。

这时候小雏鸽已经长大了,它们不会飞,但已经像父母那样拥有光滑、洁白的羽毛,健美、修长的双腿。整天都在巢里面,叽叽咕咕,到处乱转,仿佛在做最后的功课。

又过了几天,当我再一次推开窗户的时候,突然听到“噗噗”的声音,它们拍打着翅膀,终于飞出了巢穴,落在对面的房顶上。窗台上的小雏鸽,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丑小鸭一样,经过完美的蝶变,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广阔天空。

从一个小小的蛋,变成一只翱翔天空的鸽子,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,那么我们的人生不也是一样吗?每一次蜕变,都会有苦痛和挣扎,每一次接近一个目标,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。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,但在无限的接近里,我们觉得生活是充满希望的。

胡同里的冬天

□北京 王岚

碧空如洗,枝头空寂,冬天找一个地方随意走走,即使曾经多次徜徉其间,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

穿过热闹的街市,走进古意悠然的胡同,仿佛穿越了时空,宛如儿时穿梭于老街,在陈旧却亲切的木窗老屋前看师傅做烧饼,吹糖人。即便是一个人,也没有孤寂之感,相反却有一种淡淡的欢喜,一种闲适的怡然。

虽已入冬,气温还很少到零下,胡同里向阳拐角处有几棵月季还在妩媚妖娆地开,单看那几束摇曳的深红,很难让人想到节气已走到冬天,但周围的其他花草已是满目萧瑟、遍身荒寒。有一家红墙大院,院墙上覆盖了一层厚厚毯子,爬山虎的叶子大多掉落了,留下的藤蔓透露着夏日的繁茂,写满深秋的沧桑,颇有年代感的胡同门牌标识,与之相得益彰,别有一种味道。此情此景,行走其间,脑海中不时出现电影里穿越年代的镜头,

让人陷入遐想。

刚刚穿过的街道高楼鳞次栉比,光鲜亮丽,眼前的院落胡同,曲折幽深,温馨恬静,这种由现代到复古的风格转换,让人感受到深厚的历史积淀,浓郁的文化气息,也让人的思绪瞬间活跃起来。顺着敞开门的院落向内望去,院里种了很多花草,一看就有人精心打理,大缸里的残荷透着禅意,花坛上的鸟笼传出清脆的鸣叫声……忽然想起那几句诗:“冬天总让人想起些什么/或者怀念些什么/炉火燃烧着/总以为可以燃尽些往事/许多东西正需要我们去加温/其实/爱和生活一样会一天天/趋于平静……”

再往胡同深处走,有一棵几个人才能抱过来的老槐树,老槐树下有一片相对宽敞的平地,有刻下岁月沟壑的石凳、石棋盘,还有几把斑驳旧藤椅,几个老人坐着棉垫在晒太阳。围着老槐树又出几个更小的胡同,胡同两边密布着较小的四

合院,老槐树树干粗树冠又大,像一把大大的擎天巨伞,胡同口整齐齐摆开放着一排大白菜、三捆葱,浓浓的烟火气息让人想起热气腾腾的白菜豆腐火锅。

沿着胡同走到底,以为到了尽头,向左转,忽然发现原来是一个更宽的胡同,古旧的大红漆铁门上着锁,门前堆着很多杂物,显然很久没人出入了。气派的琉璃瓦门楼,高高的围墙,在无声宣告着其过往的繁华热闹。如今,在冬日的风里,一切归于沉寂。曾经的风光,昔日的喧哗,如烟往事,都已被悠长岁月化为淡淡的古朴宁静。

往事化作梦,风雨煮成茶。曾经的起落沉浮,远去的潮来潮涌,在时光里折叠成斑驳故事,成为那些安详晒太阳老人们的饭后谈资。如今,只有那些石凳和老树,见证着胡同的变迁,它们身上那种宠辱不惊、淡定从容,是经历过风雨,见证过繁华与落寞的平静怡然。

银杏醉金陵

□南京 朱文虎

寒风拍打着面颊,途经南京怡康路与吉山南路交会处时,忽然看到路边一侧,有一排金黄的银杏树杂夹在绿树间。阳光下,银杏叶显得那么璀璨耀眼。透过这一小片地段,似乎看到初冬的南京换上了富丽堂皇的金色外衣。

阳光下,银杏树英姿挺拔,缀满金叶,穿透蓝天。微风中,银杏叶从空而降,似金蝶飞舞,扬扬洒洒。地面上,撒满金叶,随风翻滚,给人有种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之感。置身其中,诗意绵绵,顿生遐想。

银杏不像其他一些植物树种,寒风一吹,叶片凋零,早早逃离人们的视线。春有嫩芽,夏披翠绿,秋穿金衣,冬直枝干,它不急不

躁,直到严冬来临,才向人们挥手道别。

曾记得前几年,也是在这个深秋初冬交替时节,我到南京大学校园,在一隅处,见到满目皆是金灿灿银杏叶。漫步校园弯曲的路上,银杏叶满地金光,行走在上面,仿佛踩出诗意的感觉。正在我观赏银杏叶之际,前方路侧有一处小花园,被茂密的银杏树簇拥。花园里,地面上落满银杏叶,有一女大学生坐在一处长条木椅上,手捧一本书,静静地阅读。我看到这一情景,好像从她身上看到我曾经在学生时代读书的时光和影子。

我生活的许多乐事,几乎上苍早早就安排好了似的。今年深秋,

我又独自走进南京清凉山公园。原以为这里是一个清静优雅的地方,哪知,这里有明末清初著名画家、诗人龚贤旧居,明嘉靖年间修建的古崇正书院也落于此外。半山腰处,还有一处银杏谷。这里汇聚银杏树300多株,树龄达60多年,树平均高度20多米,成为南京较大银杏树林的风景佳丽地。走着看着望着,景致直入我心灵。秋韵金陵,让我再度享乐美好时光。

南京的银杏树是美丽的,南京的秋天更是多彩的。栖霞的红枫,紫金山的雾,秦淮河的碧,还有玄武湖、中山陵、夫子庙……它们组合而成的缤纷颜色,为这座城市托起金色的希望。

母亲

□南京 曹民光

母亲年轻时容貌出众,心灵手巧。那时她才16岁,却听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,外祖父连忙托人找婆家,据说嫁到10里外的黄桥镇上可保无事,于是匆忙之中就嫁给了一贫如洗又有残疾的父亲。母亲克勤克俭,任劳任怨,硬是用她柔韧的肩膀撑起这个穷家,赢得了远近邻的交口称赞。

母亲生了我们弟兄7个。一大家子人,每人做双鞋,是多少双?吃喝拉撒,缝补浆洗,全靠她一人。我小时候家里还有田,在离家3里的地方,我跟她到田里去,有时是抬粪下地,有时是收山芋收高粱。除此以外,每到年底是服装业的旺季,父亲忙不过来,她还得帮忙,保证让客户大年初一穿上新衣。所以在我的印象里,母亲除了睡觉,没有一刻闲时。

记得上小学时,每天早上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的,就听见咯嗒咯嗒拉风箱的声音,是母亲在煮早饭了。我们一吃碗一丢,上学去了,母亲才顾上漱洗吃早饭。然后上街买菜,下河淘米洗菜。中午我们回来又饿得嗷嗷叫了,母亲还在锅上锅下的烟雾中忙碌着——仿佛是天生的炊事员和保育员。下午和晚上,她用来做针线,一大家子的衣帽鞋袜,全在她手上。

可是父亲还不满意。他说她只

知道围着锅台转,不关心政治,思想落后。但母亲又何尝不想走出去?于是她报名参加识字班。有一次她指着门联上的“光”字叫我看,说是不是念guang?我说是,她显得很高兴,甚至有点激动。那段时间,她常常参加居委会的活动,在妇女们中间有了一点“知名度”,加上她平时与邻居相处有求必应,乐于助人,有群众基础,于是一次开人代会,被推选为镇人民代表。我记得她把代表证和开会时别在胸前的红会标给我看时,脸上洋溢着兴奋和自豪。可是好景不长,每个人的时间是固定的,社会活动多了,家务必然要受影响,于是她只能无条件地退守家中。

母亲不但把我们兄弟7个一个个抚养成人,而且把她的爱毫无保留地赐给了第三代,甚至第四代。天南海北的儿孙子女,短则数月,长则数载,没有一个她没有带过。直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,才安居老家,休养生息。

晚年的母亲除了爱唠叨,头脑清楚,也没有大毛病。她活到96岁,无疾而终。光阴荏苒,不觉又是11年了。

记得初中时我们学过朱德的《母亲的回忆》,现在想来,全中国、全世界,有多少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呵。

笔尖上的故乡

□山东济南 周力明

1
初冬的故乡在一场雪中静默。雪是故乡的棉衣,呵护着寒风中的村庄,也温暖着记忆中熟悉的小院。

屋内炉火正旺,炉上熬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,父亲抿着小酒,满是胡茬的嘴巴,砸吧着甜蜜,定是想到今年瓜果飘香的秋收了吧?

母亲坐在小凳上,双腿托着簸箕,又在剥花生了吧?眼睛不时瞄向热播的电视剧,还不时地向父亲介绍剧情。

渐寒的北风顺着窗缝钻进屋里,被炉火的热气赶得无影无踪。屋顶上的雪也在融化,雪水顺着瓦片流淌,在屋檐上嘀嗒,嘀嗒。

我的想象止于此。此刻,我在离故乡很远的地方,想家。

更多的时候,故乡的名字成了我填表格时籍贯的那一栏。无数次,我郑重又郑重地落笔,以这种方式维系着与故乡的联系。

2
冬天的过道里,漫天雪花飞舞,一份情,泛滥在空气里,浓而沉重。

村头的母亲,站成一棵孤独的树,孤独如村口那棵树叶落光的老槐树。痴盼的目光,牵动着一颗漂泊在外,从未安分过的心。

离开故乡时,年少轻狂,诗和远方是诱惑,是逃跑的借口。人到中年,轻狂不再,故乡成了远方,落在了笔尖纸页上,装进了思念里。

想念老家小院外篱笆旁那一

丛菊花,是否还是花开时金黄如旧?想念老家大门牌楼下,婶子大娘们是否依旧和母亲沏一壶暖茶,八卦着家长里短?更想念老屋里,那一双背已驼、腰已弯古稀有余的父母双亲。

梦里梦外都是故乡。我的笔不停歇,书写着对故乡的思念。

任何一条路都是通往故乡的路,无论泥泞还是通畅,回家的方向始终不变。

拔节的思念在心中泛滥成河,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,要常回家看看。

3
坐在午夜的灯下,那些遥远的故事仿佛潮水一般涌上心头,故乡的面貌在静谧的夜晚格外清晰。

我是逃离故乡的懦夫,蹩脚的普通话掩盖着朴拙的方言,华美的衣裳包裹着一颗来自乡野的灵魂。父辈们用身体和性格滋养了故乡的山水,我却想着如何摆脱。

背着故乡上路,一次又一次,在放逐和流浪中伤痕累累,无数次的头破血流之后,接纳自己的永远是故乡。

在故乡的怀抱里,我们无需伪装,无需掩饰,释放最干净的灵魂即可。

只有故乡呼唤我的乳名,只有故乡知晓我的快乐,我的归宿在故乡。脚步因故乡而轻盈。

沉默是今晚的故乡,故乡用宽广的胸怀原谅我的无知。一种思绪在心中升腾,淡淡的,浓浓的,落在笔尖,化作一缕乡愁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5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